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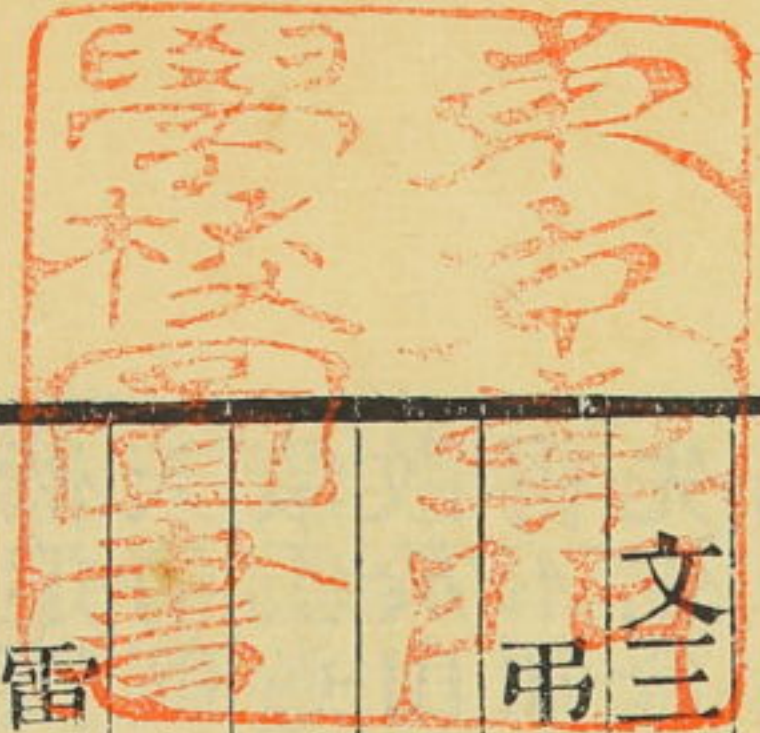


文
粹

和
338
7



利
291
7



文粹卷第三十三上

吳興 姚鉉 纂



文三 總九首

弔古

許由先生廟酌獻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袁皓

雷霆

上天鼓文 程皓

軍政

祭纛文 獨孤及

畏途

招北客文

祛癘

送窮文

段成式

責檄

責龜文

王岳靈

檄曲江水伯文

樊鎬

許由先生廟醮獻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歸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平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爲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歎

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時一吒兮忘飢若有誚兮于巖之間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妖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埽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踟乎一

身雖忤時而過周終嘔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固其志若皆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可勛爲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攄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爲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蹙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泥濘松柏至勁粉爲枯朽鼉皮擊考而魑魅眩暘龍額觝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

萬象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稊稊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遠近當懼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後列缺緩轡玄冥假手蓄殘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今若爲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羶行天闕架跡之龜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刑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窟之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蠹文

獨孤及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李峘謹以少牢之奠敬祭於六蠹之神自年月至之神三十六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蠱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

辰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
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啟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埽建業
梟獍以豐鼓封鯨鯢爲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合月吉
日整駕卽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尙弼予志敢告無靡
旗無絳驂無汰輶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合天地氛祲望
風埽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爲神祇羞尙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蠶叢今縱其日以稱王當周室凌頽今亂無紀綱泊乎
杜宇從天而降鼈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
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
椽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卑溼其
風脞脆蠻貊雜處滇楚爲鄰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
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
暑以溼爲瘵爲癘氣沍蟄以中人吾知重膑之疾今將嬰爾身蜀

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濤濤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割附
于太白渤溈礪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蹙縮盤渦下旋
龍鼉三峽兩壁亂峰如戟呶呶屹崒瀕洞割圻高千天霓雲外水
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
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爲婦人衒服靚裝遊于水
濱五月之閒白帝之下洪濤寒峽不見灑灑翻天蹙地霆吼雷怒
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權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
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浪翻
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閒水
族呀呀拔刺爭餐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闕
于山巔巒崖盤嶽天壁竄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曾冰萬古
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煙凝兮黑霧結

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緣雲鈎連相撐繩梁
喋虛傍沓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
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獾倏往還來幸
不落或有豪豬千羣突出深榛努鬣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
人則擘巨麋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闕復有高崖墜石
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流
林岸爲之頽傾碎騰狖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壓人兮不可
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種廬隆穹毳裘蒙茸
啜酪啖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
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足而
纍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
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難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瀘江隔
閔百蠻吁彼漢原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靄然其人如魚爰處
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狎狎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溼寢偏死腰
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日無光其氣溽溽暑雨下溼黃茅
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踏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
何知此方些蜀之南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劔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豁訝高崖嶙峋上拄南斗傍
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皋能致
我君雙闕我峩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
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兮可以往北
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
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筒而槽比籥而閭
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釀窮將酌地歌舞予謂窮曰予
送非嚙饜歷感循陰索隙葦淪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族燐敗

衣網身惡覩牆閒冷嘯淒辛者非嚇去覘族巫欺癡燒衰燼數瀦作與
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腹腸噉喀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
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幅室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
而歿者去些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埵酒涔短淺不禁以是而
歿者去些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
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況天之與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將
何遠焉則吉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爰謀稽疑
必先蔽昆命宜蠲割誘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
天下之豐豐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
匪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休明也
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禮之興也信身之
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

其徒寔繁吾不殫悉考夫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不如子之長
定妍蚩者鏡也鏡之明而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
矛盾俾吾反惑於古人孰謂子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
淪澡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邱生遇拒季布羊舌肸已
虞國僑哉必以剝桂刻漆非材木所願拔鷓裂冠非禽鳥所欲當
潛伏齋灣違禍層罟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蚩蚩熒惑
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三載湖羣公之故也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脈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為身面為人控牽兩
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敦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窾所
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浚
洞江干興飛壯心舞曳齒胄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
為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簣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花島如數子者

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
釁豈相及爾岸不碎岫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俾水街貫堅之功舫如蝸塘之聲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
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去
夜藏舟之壑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
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筮篔傷妻之夫厲
波濤徇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
失聲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
溺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
爲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
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爲過之所或天涯
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
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
靈宮足可效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爲殲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

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
溺旣遇爾省括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
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百年更代易主島流波
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堪持頤於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
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寶澤流以濬
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
盜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
手之湯匪徒歎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尊於君人時
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省囹圄去桎梏爾奚得恃
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辜於止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
數子叫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
明廬徵菑訴速周處擊劔長逐孽波深搜爾若遁逃則焦僥東請
長臂者灑漉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邀離朱以視
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烏梅扇獸炭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

文粹卷第三十三上
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羸毛
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
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
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文粹卷第三十三上

文粹卷第三十三下

吳興 姚鉉 纂

文四

總一十五首哀辭附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祭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州文 皇甫湜

祭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冰河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鳴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日暮兮草短。月色苦兮雪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大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悵悵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
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柰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眾在崇山兮峽谷露芘芘
兮蔓草風蓊蓊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然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
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懟凶將
兮我辱悼勇夫之狄纍彼前鑿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纍纍
兮愆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迨兮短兵錯膚迎刃兮血染鏑旅殘
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柰何違君親兮不見於
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理兵為蠻夷之俘馘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竟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

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何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
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
公之辭又好採異畱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所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儼興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
蘇臺入昆陵亦無稱立轉丹陽游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
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與碑材叶
卽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
城九江為庭千艘厯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
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畱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壞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剡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

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黥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文曰

情違乃傷理拂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刻谿古藤文

舒元輿

刻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檠逼土雖春入土脈他值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

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楊皇華中言
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
千百人下筆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
之命易甚桑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
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谿猶不足
以給況一剡谿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
費用苟得著其理為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
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予謂今之錯為文者皆天
闕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
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殫於
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
信而首盟其閒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

成而紆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
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
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之為擒其繫命歟五年於茲
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湮沈或曰死矣怒如是
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犬視狺流沙無
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寶秦有長城漢有遣人死者虜鬼
生者虜臣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死其所
今兩寂然必繇中阻君初奉使咫尺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
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
可疑不疑果用阡危羣羌髮鬣坐刃我師倉卒聞督血殷朔陲實
死者痛非生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西
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慄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

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

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絜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劔發劓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牙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合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凋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譜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鑄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反其禁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贈公先人亦有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沈魄公其與之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昭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

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
合怪駭驅濤踊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
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
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
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
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
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欲別千古意如不
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
我誤兄行下干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
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尊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

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
拱木荆榛狐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
姿亡兮何若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
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
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敘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
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
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準動有時則吾
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嚶嚶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
舉契獨暮華助吾與至之談空覈玄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
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
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
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酌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
此飫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祭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巳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
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
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
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沒悲
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
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
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
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
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
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爲道不謬
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
兼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尙非所長文章過人
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佞皆老則化光之夭

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
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
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
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
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
嗚呼化光今後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
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
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
將爲金爲錫爲珪爲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
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
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
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尙饗

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維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
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
何於兄斯道莫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
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耀輝自五百年風
雅凌遲假手于兄鬱為宗師乃登憲閣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
補之立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氛霧濛濛薄汗我
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移於忠名居右掖迹踐南宮
邱明有耻立晏方病清漳閒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大年人
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
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
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
攜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
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
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

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來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尚饗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
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
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
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
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
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合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
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
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
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靈敢遺悼念
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
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搢紳屬目斂衽公卿
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大白易滲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
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
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皋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合名日遠
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亡
友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公之靈曰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
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豐罰深重艱棘所鍾
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
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

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
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
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若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況存實等
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
雖欲寄辭祇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詹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
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
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
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
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
間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

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譁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脩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
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文粹卷弟三十三下

文粹卷弟三十四

吳興 姚鉉 養

論一 總一十三首

天論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吕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有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蹈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

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疆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礪芒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

文粹三十四
二
秋甫
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一作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云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

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可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可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漚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

也。夫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一作尤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

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麻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

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
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蟲俛蟲之
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
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
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
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引
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
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
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祿數三
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寶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辭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
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

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
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
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
朋鄭龍華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
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
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
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辭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
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
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
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纔三
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譖毀者坐

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

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與所以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剪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

年進豈曰佯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佯哉凡所舉雖厮
養之人亦知不佯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佯行其佯者已行之則
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
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柰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
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
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
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
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
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
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德又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
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
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
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
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
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

迎觀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
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
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
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
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
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
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
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
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
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
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
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
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

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
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
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
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
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
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
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
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揜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
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
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

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合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

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瀉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

前其於進趨也較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
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
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
連結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
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
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
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
頽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
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繁興經
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
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
旅之眾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
之容三代之風埽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
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

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保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縣深懼己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
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
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
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大鼃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
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眾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
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
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
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
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
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謚者觸目皆是欲以
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闢周室介馬汾

隱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豪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土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眾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眾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卽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

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啟陵僭之端怙強速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鼂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勳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一作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疏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脣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害人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趨起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旣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

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與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

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折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眎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

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肄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脩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

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紀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厲王之居斃幽王之滅幽王之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樂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民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

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相 杜牧

卜論 李華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及其近者小者而

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游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弦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

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

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圻不副克岐克疑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
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
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
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
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
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說行孟子大儒也荀
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
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
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
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
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
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
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

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
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
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
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
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
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
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
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
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
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
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
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復新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

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
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
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
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
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
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
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
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
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
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此則諸侯誰敢
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
自齊魯節正節正既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
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
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

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
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下見先
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
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
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予戟約爾列國罪予
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
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
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
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
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
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
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
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
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

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卽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嬴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

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其術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爲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淳淖之污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

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
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
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
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
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
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構矣謂參爲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
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
若不可以爲廢作卽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
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
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
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爲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
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

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
維未見其所以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
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
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
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
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
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
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
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
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
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
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

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
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
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
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
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
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必從斯
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
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
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
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
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瑨而疏吳起乃危
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
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
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艱跪而不安謂之是可也

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
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
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牟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
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
何者必公其身而利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
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哺而
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
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
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
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
公而疏之人疏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一作人疏之者多故
天下任其亡也親之

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皋陶之謨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皋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以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疏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疏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非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得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眾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毗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

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旣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腴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益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悉然是亦爲怪

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
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
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
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
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揚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
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
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
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弟三十五

文粹卷弟三十六

吳興 姚鉉 纂

論三總九首

文質

人文化成論 呂溫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卿

春秋無賢臣論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太甲論 陳越石

讓國

吳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
 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
 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
 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
 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
 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
 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
 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
 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
 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
 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
 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

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
 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
 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
 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
 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
 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
 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也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生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
 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
 而變之故上無暴下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
 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疇酢禘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
 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
 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

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寢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泥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立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

泥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固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眾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一作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宜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豪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褻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

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

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徘徊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歎元動佐漢舉信是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眾人同辨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後聘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

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垂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摧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一作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卜世論

孫郃

周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

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一作社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

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也予爲此論警眾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
 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
 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
 堯之仁化用一斂斂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
 與斂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
 之如是況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
 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
 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頤如先立之必能
 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
 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其名於汾晉之田方百萬不鄭為
 惠公公之人也背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萬不鄭
 誅本立之臣里惠公二年春殺烝先父之室
 列城五黃金三十於獻公夫人故生民興誦謂與國語侯之不侯當作佞之見後死者
 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卒身獲于秦獲十月歸而子殺于晉

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
 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是也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
 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斂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
 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根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
 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尙疑其諡得斯文也可以諡繆為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
 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
 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
 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
 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
 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
 者有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羿比肩君可放乎
 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

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嗃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邱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

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文粹卷第三十六

文粹卷第三十七

吳興 姚鉉 纂

論四 總一十一首

兵刑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

機論 馮用之

權論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諫諍

忠諫論

雙感

近倖論

寐論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
 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
 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
 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
 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
 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
 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
 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
 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

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譟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
 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
 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譟則警
 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
 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
 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
 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
 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
 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惰惰是聲攻而亡也周
 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
 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人是邪佞攻而亡也隋煬
 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
 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
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以色列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
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
以色列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
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
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
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
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
反脩大厯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
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

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厯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
為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
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
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
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
恬逸次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
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
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厯
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
厯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
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闢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
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
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
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各器分劃殆盡而賊

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日立恬淡不畏
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
而和之其餘混頓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
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
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
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
大庾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
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
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庾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
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
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客音韻相貫高山大河盤

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
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
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忽
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
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
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
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
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
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
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
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
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
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

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

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埽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

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
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
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
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
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
不得者非所謂天時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
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
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
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
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
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
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
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
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

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
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
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
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必知權是又未盡
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
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
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
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
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
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
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
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

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
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
雖去其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必違之知利而
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
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
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句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
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趣時爲用苟悖
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達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
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
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
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
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
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

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
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
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
爲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
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
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
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爲親爲子天下孰不以我爲親爲子乎惟
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
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
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
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
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
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
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

此君子之爲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蹟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鼂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劔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始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

賊也所以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況其愚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
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
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
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爲而
爲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
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勞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
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眾知
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
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
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
振嚴霜冽則眾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曰天地也天地
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躋
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

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
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
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痺則善無以彰矣
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
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
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
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代
天取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
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
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
從故稱天遣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
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傅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
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
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

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
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羨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
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
其父爲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
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
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
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
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
眾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
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
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於史冊鬻拳諫楚
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
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
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

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
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
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
變者如奕碁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
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
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尊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
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
禽鍛羽翮則供眾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輻
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
盜旣興物雖眾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
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
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
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

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
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
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
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德益宅武
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
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
皆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
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
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
焉得謂之獻替哉爲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
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
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絕句高祖方踞牀
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音帳服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
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
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
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
足言宜乎洞開胷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
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
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
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
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文萃三十七

七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若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劉李二人名不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

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搥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放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韓嫣李延年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

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寤論 寤音義 睡語也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散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若何大夫問謀對曰大夫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寤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假寤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寤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

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七

文粹卷第三十八

吳興 姚鉉 纂

論五 總一十首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疆論

鼂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 省試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

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敘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

文粹三十八
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

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爲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爲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泛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徵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曰何爲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纔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

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論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微功事讐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立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牧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宏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

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尙不敢侵其僕隸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閒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爲己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開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皆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

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爲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卽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

吾由是得罪亦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
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
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
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閒邢宇紹宗深明操持宇弟宙次宗
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嘔伯高含大雅
之業嘔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謨道沈邃廉靜梁國
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一作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
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
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若
不起無復有神道尙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
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直清有識尙恨言理
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明邁直弟霸士會
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冲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

清穎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
陳廉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
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一作浚掌貢舉
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
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
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
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
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
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
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
水尹微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尙書顏公重名節
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
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
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

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
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余知三賢也深
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誤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
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誤之
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閒去懼
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
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
幸其生貪其祿是猜誤而貳其心者也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
聲氣不思己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
從辯之足去是辯說而貳其心者也有閒去必佞彼愛取乎厚
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
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誤而去項乎淮

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
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
無殺誠惻隱之心者也豈有猜誤辯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
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
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
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
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
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嘗呂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
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
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

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盜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盜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疆論

楊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啟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合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

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尙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尙權譎明矣

鼂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葉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

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獻欬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滎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厯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柰其

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臆尺甚反深視貌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馬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己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文粹卷第三十八
周宣饒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沉薄太后尙
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
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
蛇鬪於鄭鵠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尙方斬馬劍斷佞
臣頭斯爲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
鑒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一總一十一首

吳興 姚鉉 纂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加邊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

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按太史令以下誤連前文改提行低一字

以別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

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鮪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尊之禮也時更七聖載經二百名臣碩儒備經討論未嘗有獻同異於宗廟今將議其全典變更先聖制度曷知其可自時更至其可四十一字從文苑英華補入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

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
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臣
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
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
本配五郊預入一作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
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
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
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
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
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
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
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
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禘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
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
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
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
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
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
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
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
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
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
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
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

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臣等叨濫職定彝章敢執禮經昧死陳請謹議

帝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

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或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祫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於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準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眾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

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
帝運移于晉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
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於宋
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
韋泓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
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
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
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
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於開元太
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
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
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
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
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鮒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

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鮒安知
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
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
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
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渚宇文炫二狀前後
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
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細審討論惟置別
廟及祫於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
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
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啟皇運於後
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
祫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之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
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
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

與崔傲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睿
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
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
上伏惟聖慮裁擇謹議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
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
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以下昭穆既列
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
以短庥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
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土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
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
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
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
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
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
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

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
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
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
奏聞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
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
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祀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
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
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
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
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
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

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
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
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
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席上依晉宋傍愜人
情

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
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
儒雅既喪經籍埋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
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
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
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
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
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叡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

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世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合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謹議

宗廟加邊豆議

崔沔

伏準今月十六日恩赦節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邊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者謹按太常奏狀陸海所產鮮美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今既須豐理應加數宗廟之奠每座邊豆各加十二者自伏準至十二者八十一臣竊九字從文苑英華補入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蕒污尊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祀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尊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

矣此節制之文也。銅俎、籩豆、簠簋、尊彝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湛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籍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忘助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銅，銅，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

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竊據禮文，又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同議

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

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
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
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則與祭
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
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饗有體薦爵盈而
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
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邊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
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
無憑準晏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
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芡有疾
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芡及卒宗老將薦芡屈建命去之曰祭典
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
邊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

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邊豆有加豈能備
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
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河酌守以忠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
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
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
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
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
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
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
曰郊禘不過親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
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
所向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

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請依古制庶可經久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立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盞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尙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之於園陵愚忝主司

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

自又漢至擇焉七十
七字從通典補入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燹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尙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且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

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饕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
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
泐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
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
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
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邪臣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內
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邊駿奔走以後
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邊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
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
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

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
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
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
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
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
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
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
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
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
其宗彝盥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
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
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
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

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
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
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文粹卷第三十九

